



## 影像里的周口人文之三

周口  
新街

# 周家口的最后“部落”

□记者 梁照曾 文/图

一片老瓦、一块旧砖、一堵老墙、一座老屋……尽管其历经岁月，斑驳欲坠，它是一座古城文明最有力的信物，是城市的“化石”，见证了城市曾经的辉煌和历史发展进程。周家口在清代中晚期鼎盛时，三寨有116条街道，10余处会馆，8座清真寺，41座寨门及50余处庙宇。如今，老街道、会馆等留存甚少，41座寨门早已踪影难觅，能见证周家口的还有什么呢？南寨新街老城区的百余间老民居，是守望周家口精神家园的最后“部落”。

因气候、物产、民俗、信仰等不同，各地形成多样性地域文化，这些文化个性在建筑风格上充分体现出来，如山西的晋派建筑风格、安徽的徽派建筑风格等，作为汇聚四方商人的商业重镇——周家口，其建筑特色可谓迥异多姿，各地域的建筑文化风格，在这片古老浑厚的土地上得到诠释，诉说着各地商人对家乡故园难以割舍的依恋，也就注定了周家口的古老会馆、商铺、民居等，在北方浑厚轩昂的建筑风格基础上，杂揉入房主家乡的建筑文化风格，北寨仅存的河北山陕会馆（今周口关帝庙）和行将坍塌、急需抢救保护的纸业会馆——镇冲寺就具有这种古建筑标本的意义。

近日，记者跟随市、区文化文物部门开展的古建筑普查工作，走进了新街周家口城市的最后“部落”。俯瞰这片老城区，在耸立混杂的楼房遮掩下，难觅百年老屋的身影，于巷间楼边的参差树影里，依稀闪现着老屋的身影。走进老巷，这些百年民居均以独立大院的形制存在，保持着前店、后坊、次居室的古老院落格局。因历史上实行商业公私合营政策，个人房产收归国有，后又辗转卖给个人所有，这些大院民居成为大杂院，近年，随着老屋年久失修，无法居住，房主推倒老屋，或掀掉老屋顶，建起新式楼房，构成今日老城区建筑混杂的无奈现状。

在中心城区西大街和新街交叉口北50米路西，有一处百年周家老院，旧铺名叫周家醋坊，是周家渡口周姓摆渡人的一支后裔，自清末在此营生近百年，至今已有五代后人居住，现存22间百年老屋，其中主房为一栋清代二层砖木结构的堂楼，楼主人乃周家后人周恒录。在周家老宅院里，内有枣树、君迁子、柿树、梧桐等老树，虬枝繁茂，表达着房主人对家族人丁兴旺、平安祈福的寓意。记者造访时，遇到周恒录的小女儿周影霞，其兄妹七人。她说，老宅老屋年头久了，不适合居住了，家人已经搬出去了，她常来看看，毕竟这里是生养她们的地方。周恒录的儿子周百齐告诉记者，祖上不仅有醋坊，还开有布行，生意兴隆。

在沙颍河南岸关帝门街（今文化街，原有河南山陕会馆关帝庙，故名）的王家院落，还保存一栋东屋、一栋堂屋、一栋西屋，其中东屋为明三暗五的古建格局，至今居住着王家后人王照夫妇。其老邻居88岁的王羨荣告诉记者，王家大院也是高门台大户。76岁的王照告诉记者，他家的大院是其曾祖父王芬武置办的。其曾祖父为七八里外的王义村人，王芬武来到新街，最初以卖胡辣汤、包子为营生，当初在院北侧盖几间土屋居住，后来随着生意逐步做大，产业多达10多处，遂将此处宅院买下，还在宅院北侧建有两个院落，多为土坯草房。在他幼小印象中，他爷爷王文灿带着父亲王贵芳，每天早上要去巡视一下各处生意，最后在老街附近吃早点。在王照老人的心里，他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辈和周家口的故事很多，还有他家门前的土地庙、关帝庙，全都留在他的记忆里。

在老城区还有刘家大院、李家大院等，每个大院都有讲不完的周家口故事。同行的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告诉记者，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是这个城市的根和魂，这些老建筑作为城市历史的物化形式，折射着城市过往芸芸众生的生活状态，和城市文明的历史记忆，我们有责任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它们，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，让它们“活”起来，为延续城市文脉、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，焕发文化自信，建设道德名城、魅力周口，增添文化底色和城市亮度。

